



文野系列丛书

湘西赶尸

陆群著

民族出版社

文化与田野系列丛书

湘西赶尸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湘西赶尸 / 陆群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6

(文化与田野系列丛书)

ISBN 7-105-07786-7

I. 湘... II. 陆... III. 风俗习惯—社会调查—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IV. K892.4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7292 号



湘西赶尸

著 者: 陆 群

策划编辑: 倩 男

责任编辑: 龚黔兰

责任校对: 张嘉林

封面设计: 吾 要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010-64228001 (编辑室)

010-58130038

010-64211734 (发行部)

<http://www.e56.com.cn>

投稿邮箱: gongqianlan@sina.com

印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50 千字

定价: 24.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 序

1

面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等相关问题，人类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学科对此都在努力探索，力图作出更科学、更合理的解释。古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理解人类自身的基本方法。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与“田野”也是如此。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田野成为人类学研究文化的基本手段与方法。通过“田野”去理解“文化”，通过“文化”去解读“田野”。

在所有社会和人文学科中，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门最为多样和不定的学科之一。然而，不论怎样多样与不定，文化一直是人类研究的主题。也尽管人们对文化的发展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强调物质基础，有人则强调思想观念、象征以及它们抽离物质基础的相对独立性，等等。但这只是他们的研究思路和各自的侧重面不同罢了。文化一直是人类学民族学所关注的对象。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伴随人类社会的开始而形成，随人类群体的交往而发展。今天，世界文化所呈现的千姿百态，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族群的交往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在其交往中确立起了族群—文化的边界，在族群交往中使各民族文化在其文化网络中获得了文化构造的动力与机会。人类文化就在其交往过程中形成与完善、解构与重构，实现着人类自身的发展。因此，要理解与解读人类的文化，族群的交往关系应纳入我们的视域。研究过程是否有所作为，这是对一



学者的考验。

对一种文化体系的理解与认知，有多元的路径可以选择。之于人类学而言，有从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的文化与行为；从整体性视角对某一文化进行关乎全貌的深描；有从民族志之田野工作的长时段实地研究模式，以期建构起对具体文化体系的知识框架；等等。本质上，这些方法都是力图对人类自身的创造物——文化进行真正的理解。

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是自成一个开放系统而寄生于生物圈生命系统，在生物圈生命系统中自我发展。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生命体系，既是特定族群的生命源头，又是特定族群发展走向的基础。特定族群内的个体依赖着这一体系获得生存与发展。所以说，没有了文化，就没有了人类，也就没有了我们自身。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文化中。这也正是人类学对“文化”着迷的地方，当然也是人类学展示其魅力的机会。

任何一个族群，不论是强势的族群，抑或是弱势的族群，均与其生境“相生相克”，构成一个整体，使其运动中的文化总是处于相互的制衡之中。民族生境是文化滋长的源泉，也是文化走向的河床；文化制衡是文化逻辑的规则，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民族生境与文化制衡就成为我们理解文化的基础。

每一学科都有自己的学科规范。我赞同王铭铭教授关于人类学学习历程的“学院”——“田野”——“学院”三段式理论。这既是一个人类学家成长历程的描述，也是人类学研究的规范。人类学理论在“学院”里获得，在“田野”里检验，再回到“学院”里升华。田野是这一链条中的中间环节。在“田野”中体现出理论水平、观察敏锐的程度以及对现象的概括力。可以说“田野”是人类学学者成长的“成丁礼”。

在接受和探索民族学人类学相关理论的同时，执著于对族群文化研究的“从田野中来，到田野中去”的人类学精神。“知”

与“行”是我们的治学方法。从1995年以来，我们从关注侗族的一个村寨（湖南通道阳烂村）开始，经过10年的艰难“行”，到今天已经建立了苗族、土家族、侗族、汉族等族群文化研究的7个基地。这些田野基地调查资料的民族志正在陆续刊出，以田野资料为基础的人类学分析论著正在形成。我们正在以“文化与田野”系列丛书、“文化与田野”学术期刊、“文化与田野”资料丛刊和“文化与田野”研究通讯、“文化与田野”系列学术讲座等形式推介我们的努力。“文化”与“田野”是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旗号。

吉首大学，仅是一所不足50年办学历史的学校，它坐落在一个缺乏区位优势偏僻的小镇，交通落后，信息闭塞，没有深厚学府素养积淀，但这里却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田野”的天堂，苗寨土家村落围绕学校，“田野”就在学校的四周。这是吉首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财富。我们正是凭着这些丰富的资源，在“文化”与“田野”中走出封闭。在理论的吸取与建构、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中证明民族学人类学的价值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在“田野”中前行，在“田野”中探寻人类生存的轨迹，在“田野”中切摸人类运动的脉搏，在“田野”中体会人类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田野”中寻找生命的乐趣，在“田野”中感悟生命的意义。

罗康隆

2006年春于吉首大学

前言

傩戏中有“赶尸”的故事，于是我们走进田野，走进那故事的发源地——湘西。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湘西独具一格的自然之神奇，这里层峦叠嶂，山高林密，溶洞阴河暗布其间。既有溪河交错的躲过第四纪冰川的小溪原始次森林，又有巧夺天工的凤凰奇良洞以及山峰嶙峋、林木葱郁、云横雾绕的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既有素有“九九八拐疑无路，五五潭滩一线天”之称、奔放离奇的猛洞河，又有山势跌宕的德夯风景区，是远近闻名的集民俗与风情及苗族历史文化于一体的“苗鼓之乡”。湘西的神奇壮美与秀丽，令人叹为观止。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之神奇又造就了湘西历史、文化之神奇。这里沉淀和保留了较多的神秘文化的遗留，巫傩信仰是其总源头。巫，主要包含祭祀祈神、占卜预测与驱邪消灾三大类；傩，最先是指除邪恶的仪式，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演变为驱邪、祭神与娱乐融为一体的一种民间文化形式。湘西地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是她的神秘性，而让外界人感到扑朔迷离、百思不得其解的湘西三大民间文化事象——“巫蛊”、“落洞”、“赶尸”又是其间最富有特色的部分，它渗透着一种原始的阴森恐怖，弥漫着一种肃杀的寒意，神秘莫测因而令人意欲探究其根源。



对神秘文化的态度无外乎四种：一是民间传统的态度，这种态度倾向于认为那些神秘的东西是真的。二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倾向于认为那些神秘的东西是假的。第三种态度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孔子式的态度：不语乱力怪神。孔子认为“未知生，安知死”，认为人生的首要是先把人生现实的东西弄懂，而那些神灵世界既然离现实生活遥远，就还是不要去多理它好了。第四种态度是研究者的态度：正视它，剖析它；展示神秘的内在，分析神秘的根源。

作者拟以巫蛊、落洞、赶尸这些富有特色的神秘文化事象为个案，展现存在于湘西自然、历史、文化中的神秘性，揭示其神秘的根源。

我们试图从三个不同的层次去理解这种神秘性：

一、神秘性是人的认知局限的结果，即由目前科学无法解释而至。

二、神秘性是人的文化解释的结果，比如雷电伤人，被解释为不孝导致的报应。

三、神秘性是人的行为操作的结果，类似于玩魔术，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假象，我们把假象当成了真实，而其实是人的行为操作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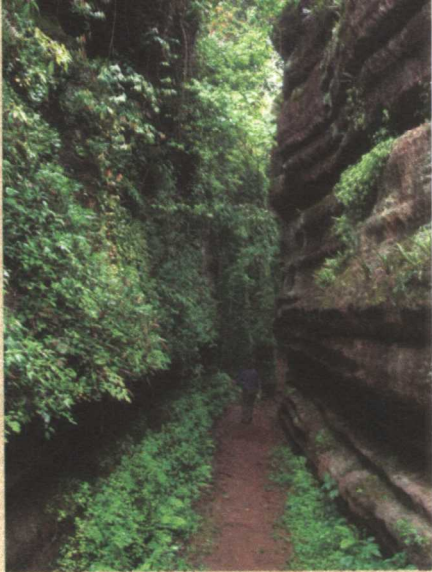
而不论是哪种情况，神秘性都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是依附在事物之上的一个文化概念。

陈群

湘西赶尸，多少年来一直掩盖在湘西那层层叠叠的大山和虚虚缈缈的岚雾里，令人深感扑朔迷离而又毛骨悚然，它闪现着光怪陆离的奇光异彩，他们是湘西神秘文化共同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作者从真实的田野调查出发，佐以历史资料的参与，从地理、历史与文化维度对这一神秘事象加以解释，试图走近神秘的湘西赶尸，揭开加诸其上的神秘的面纱。

当神秘的色彩被事实冲涤，迷信的积垢被科学清扫，我们发现，湘西赶尸原来是湘西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楚巫文化的一个小小延伸，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下特定人群（那些谙熟传统文化且把它转化为生存资源的人，如巫师）的生计方式的主动选择的结果。

目录



- 第一章 扑朔迷离的民间传讲 1
- 第二章 毛骨悚然的民俗记录 33
- 第三章 惊骇犹存的现场目睹者 55
- 第四章 跃跃欲试的现代赶尸匠 85
- 第五章 鲜为人知的赶尸内幕 (之一) 99
- 第六章 鲜为人知的赶尸内幕 (之二) 119
- 第七章 作为职业赶尸为什么能够存在 127
- 第八章 赶尸为什么消失 159
- 结 语 167
- 附 录：传讲中赶尸途经的村庄和路线 169
- 后 记 173
- 编后记 177

第一章

扑朔迷离的民间传讲

在湘西，问起赶尸，照例上了年龄的人都会讲出一些，甚至一些小孩子也知道那尸体是如何行走的，站起来，模仿僵尸的样子，一步一步或是一跳一跳地做给你看。

1

在金庸小说或者一些港台电影中，我们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节：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一个人迹罕至的僻静小路上，有一队行迹怪异的人匆匆走过。领头的是一个法师模样的人，只见他身上套着一件青布长衫，头戴一顶青布小帽，脚上穿着一双草鞋，腰间系一黑色腰带，腰带上还挂着一包符。他的后面是一个或几个披着宽大黑色布袍的人，动作僵硬一跳一跳地跟着往前

2



行走。他们被草绳一个一个串起来，每隔七八尺一个。他们头上戴着一个高筒毡帽，额上压着几张书着符的黄纸，那黄纸一直垂到脸上，使人看不清长相……他们是人吗？为什么打扮得那么奇特，行走的姿势又那么僵硬？惨淡的月光下，我们发现那似人非人的、动作僵硬的、一跳一跳往前行走的竟然都是尸体！阴森地、幽灵似的穿行在小道上，间或那法师模样的敲一下手中的小阴锣，那声音，在空旷的荒野更显得阴森惨厉，令人毛骨悚然。

这就是传讲中的赶尸。它仅仅是传说中的杜撰，还是真有其事？难道真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一种超自然的神灵？真有那么一种怪异的邪术或法术可以支配人？不由自主地，我们的心被一股巨大的恐惧和疑问所笼罩。

这是传说中的赶尸，但却真实地存在过。

在中国湖南的西部，一个历史上土家族、苗族等多民族杂居的集聚区，五十年前，还有一种人据说可以使死去的尸体站立、走路、住店，走回几百里外的故乡去。据说人们把这种人叫“赶尸匠”，把这种恐怖的邪术叫做“赶尸”。

2

在湘西，问起赶尸，照例上了年龄的人都会讲出一些，甚至一些小孩子也知道那尸体是如何行走的，站起来，模仿僵尸的样子，一步一步或是一跳一跳地做给你看。但问起他们是否亲眼看见，赶尸人是谁，哪个村的，从哪里赶到哪里，经过村子时住在哪里，则往往会不好意思地一笑，回答说是听到的。听谁说的呢，

他爷爷或者他外婆，而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已不在人世的人。所以这赶尸是真是假，始终是他们心头萦绕不去的疑问。

笔者在当代的社会里，找到了一些曾经亲眼目睹过赶尸情形



在湘西，问起赶尸，照例上了年龄的人都会讲出一些。

的人，也找到了一些据称他的师傅曾经是“赶尸匠”的巫师，我们甚至还找到了宣称自己会赶尸的人。

在古丈，一个70岁姓宋的老人声称自己就会赶尸。在沅陵，一群从事传统巫医的人正兴

致勃勃地寻药、配药，试图通过药物来证实传讲中的赶尸是真的。因为以尸体做这实验机会少，且又难以取得死者家人的认可，所以，他们商定用猪来做实验，把买来的猪杀死，用上配制的药物加上咒语、朱砂、辰州符等等，来做法事。这实验的想法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大家都想亲眼目睹一头刚杀死的猪是如何站起来走路的。仿佛这个实验若能成功，那传统上讲的赶尸的真实性就断然没有人怀疑了。很多人期待着。据他们中的一人透露，所需药物已经配得差不多了，只有两味还没弄到，现正在全力寻找，一旦弄到，则实验立马可以进行。



一群从事传统巫医的人正兴致勃勃地寻药、配药，试图通过药物实验来证实传说中的赶尸是真的。

我们姑且不论实验的结果如何，但可以明显感觉到的是，在民间，一些人对于赶尸在历史上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他们做实验，其实是想证实在现代社会里备受怀疑的赶尸是真的。他们不怀疑他们的先人有非凡的法术和技能使尸体行走，他们相信是因为近现代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才使得先人的技术失传了。他们做实验，就是想找回先人失传的技术。

不能说他们这样做就是愚昧、落后，因为真也好，伪也好，得通过证实（或者证伪）才能知道，起码他们对这件事求证的态度和方式，是值得肯定的。

赶尸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它起始于何时？赶尸的区域主要有哪些？赶尸主要路线是哪些条？为什么要赶尸？做一个赶

神秘骇人的湘西赶尸

赶尸，是湘西以前运送尸体的一种神秘的特殊办法。因为湘西山路崎岖，无法搬运尸体，于是就创造了这一神秘莫测的办法运尸回乡。赶尸的人身穿道袍，无论尸体数量有多少，都由他一人赶。说：“赶”尸不如说“领”尸。因为赶尸匠不在尸后，而在尸前带路，一面走一面敲阴锣，使夜行人避开，有狗的人家把狗头起来。提到湘西赶尸，大家众说纷纭，是巫术还是骗术，至今尚无定论。

④ 它仅仅是传说中的杜撰，还是真有其事？

尸匠需要哪些条件？有忌讳吗？有相应的规矩吗？赶尸匠的日常生活怎样？在现代社会里，哪些人亲眼看到过赶尸？他们是怎样描述的？那些赶尸匠的传人，他们是怎样看待赶尸

的？又怎样看待他们的师傅？赶尸是真的吗？尸体真的能走路吗？有什么办法能保证尸体不腐烂？赶尸何以那样神秘？它神秘的根源又在哪里？

3

我们在《清稗类钞·方伎类》中发现了关于“送尸术”的记载，书中说：“西人之催眠术，能催生人，而不能催死人；能催数小时之久，而不能催至数月之久。而黔、湘西有‘送尸术’，则以死尸而由人作法，进止听命，可历数月。”著名文学家沈从文也曾提到过赶尸：“辰州（今湘西辰溪一带——笔者注）地方是

4

以辰州符闻名的，辰州符的传说奇迹中又以赶尸著闻。”傩文化专家林河先生在其著述《傩史》中又提及：“人死百里之外，傩巫可行巫术将尸体一路驱赶回家乡安葬，其尸不腐不臭，能僵直跳跃前进，惟不知转弯过沟。遇转弯过沟处，傩巫必焚纸作法，教僵尸转弯或逾越。”

赶尸是湘西傩巫所掌握的一门古老的神秘巫术。赶尸的主要区域在湖南西部，即今湘西、怀化、黔东南，尤以湘西为主，历史上所谓的西楚之地。

赶尸始于何时？并无确切考证。明、清两代乃至近代都有关于赶尸的传说故事，甚至比明代更早的传说故事也有。

民间传说中的赶尸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的蚩尤时代。如泸溪县民间流行一种传说，认为在蚩尤征战时代，曾用“五更大雾”法术把战死在外面的士兵赶回家。说的是苗族的祖先阿普蚩尤带兵在黄河边与炎、黄二部落联盟打仗，直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在打完仗要向后方撤退时，剩下的士兵都抬着伤兵走了，阿普蚩尤对身边的阿普军司说：“战死在这里的弟兄，我们不能丢下不管，你用法术让这些好弟兄们回归故乡去如何？”阿普军司说：“好！我俩换一下装扮，你拿‘符节’从前面引路，我在后面督催。”阿普军司装扮成阿普蚩尤的模样，站在战死的弟兄身边，默念咒语，祷告神灵，对着尸体大声呼叫：“死难的弟兄们！此处非尔安身立命之所，尔今枉死实堪悲吊。故乡父母依